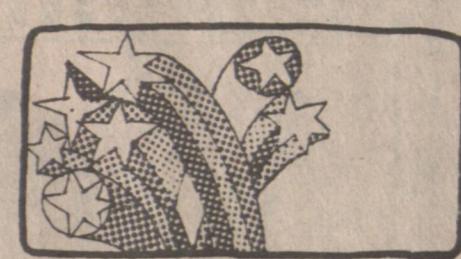




馮嘉著

5



茫茫路

嚴沁

(2)



滿地可銀行

Bank of Montreal

華埠片打街分行

178 E. Pender St.

Tel. 665-7225

經理

Tommy Mah

華埠片打街分行
股份有限公司
六月十五日截止
申請從速

華埠細街分行

390 Main Street,

Tel. 665-7565

華經理 李百鑑

Peter Li

馮沾 (Jim Fong)
United Realty Ltd. 3879 Oak St. Van

住家電話：733-4736 • 733-0103
公司電話：736-3831
(代理買、賣一切地產物業，免費估價)

六月十五日截止

申請從速



省府免費股份

六月十五日截止

申請從速

何仲生
Johnson Ho
685-5593李兆梅
Stella Lee
525-6983胡鶴洲
Ken Wu

電話：420-1815

林沾
Jimmie Lum
274-1593王震漢
Thomas Wong
電話：254-2567范曉雲
Ken Wu

電話：420-1815

范曉雲
Ken Wu

電話：420-1815

他的神態溫文而親切，非常出色的人，毫無疑問的，他該是心算的朋友！

「她已經走了？」他娶妻同，無可奈何的。

「謝謝你，我以為還早，可能接到她！」

「你可以去她家找她，如果你有事的話！」

小迪說。對他有奇異的好感。

「我會去，並沒有事？」他笑得很快。

他揮手，汽車一溜烟的就下了斜坡，跑車是真快，快得令小迪害怕，她不明白為什麼有人會喜歡開快車？喜歡賽車，那簡直拿自己生命开玩笑！

慢慢走斜坡，詭異的是那輛銀色的跑車竟停在路邊，那個出色的的男人正等着她微笑。

「反正來了，你住哪兒？我送你回去！」他說。

說。很有誠懇，不會令人不安的。

「金巴倫道！」小迪望着車尾的英文字，愛快羅米歐，很出名的意大利跑車，全然不懂汽車的地毫也知道。

「上來吧！」他打開另一邊車門。「五分鐘就送你回去！」

小迪猶豫一秒鐘，終於坐上去，心急的男朋友啊！

「你是心算的學生？」他看她一眼，她的清純，青春惹人好喜，尤其難得的是她氣質優雅，一眼望去就知道她出自良好家庭。

「是！」她又點頭，想問他是誰，但又覺得不好意思。

「我是杜斯康！」他微笑。「聽你口音——不是廣東人吧？你的廣東話很精！」

「我根本不會說廣東話，」她用國語說：「怯生生的問。

他在開玩笑？怎麼辦？

「不是我的，是阿嬌和樸大的！」她笑着下好漂亮的屋子！」

「感謝你送我！」

「怎麼謝呢？」他的汽車開走了。

他在開玩笑？怎麼辦？

「三點差五分鐘，小迪站在銀德道那裡古雅又氣派的花園外，鋼鐵的大門抹得閃閃發亮，看見大門高牆裏的世界，深秋的季節裏給人一抹寒冷，蕭瑟的感覺。小迪猶豫了一下，心氣是住在這兒哪？心算的開朗，愉快和此地完全不配合，她找到了地方？

再看一扇門牌，肯定沒錯，她終於輕輕按下門鈴。

一分鐘左右光亮照人的銅門開了，一個穿白衣的高挑女工人站在那兒。

「請問陳心算小姐是不是住在這兒？」小迪怯生生的問。

特平價二萬八千，

「西區火柴廿五街廿餘年石米屋，每層兩房廳，樓下廚浴具備價五萬式。

「我不困難，我父親是牧師，二十年以前在香港工作，我是在香港出生的，我有香港出世紙，後來也換了身份證，所以不困難！」她說。

「香港人不會說廣東話！」他開玩笑。在她的指點下，汽車停在一幢漂亮的花園洋房外。

「不是我的，是阿嬌和樸大的！」她笑着下好漂亮的屋子！」

「感謝你送我！」

「怎麼謝呢？」他的汽車開走了。

他在開玩笑？怎麼辦？

「三點差五分鐘，小迪站在銀德道那裡古雅又氣派的花園外，鋼鐵的大門抹得閃閃發亮，看見大門高牆裏的世界，深秋的季節裏給人一抹寒冷，蕭瑟的感覺。小迪猶豫了一下，心氣是住在這兒哪？心算的開朗，愉快和此地完全不配合，她找到了地方？

再看一扇門牌，肯定沒錯，她終於輕輕按下門鈴。

一分鐘左右光亮照人的銅門開了，一個穿白衣的高挑女工人站在那兒。

「請問陳心算小姐是不是住在這兒？」小迪怯生生的問。

特平價二萬八千，

「西區火柴廿五街廿餘年石米屋，每層兩房廳，樓下廚浴具備價五萬式。

「我不困難，我父親是牧師，二十年以前在香港工作，我是在香港出生的，我有香港出世紙，後來也換了身份證，所以不困難！」她說。

「香港人不會說廣東話！」他開玩笑。在她的指點下，汽車停在一幢漂亮的花園洋房外。

「不是我的，是阿嬌和樸大的！」她笑着下好漂亮的屋子！」

「感謝你送我！」

「怎麼謝呢？」他的汽車開走了。

他在開玩笑？怎麼辦？

「三點差五分鐘，小迪站在銀德道那裡古雅又氣派的花園外，鋼鐵的大門抹得閃閃發亮，看見大門高牆裏的世界，深秋的季節裏給人一抹寒冷，蕭瑟的感覺。小迪猶豫了一下，心氣是住在這兒哪？心算的開朗，愉快和此地完全不配合，她找到了地方？

再看一扇門牌，肯定沒錯，她終於輕輕按下門鈴。

一分鐘左右光亮照人的銅門開了，一個穿白衣的高挑女工人站在那兒。

「請問陳心算小姐是不是住在這兒？」小迪怯生生的問。

特平價二萬八千，

「西區火柴廿五街廿餘年石米屋，每層兩房廳，樓下廚浴具備價五萬式。

「我不困難，我父親是牧師，二十年以前在香港工作，我是在香港出生的，我有香港出世紙，後來也換了身份證，所以不困難！」她說。

「香港人不會說廣東話！」他開玩笑。在她的指點下，汽車停在一幢漂亮的花園洋房外。

「不是我的，是阿嬌和樸大的！」她笑着下好漂亮的屋子！」

「感謝你送我！」

「怎麼謝呢？」他的汽車開走了。

他在開玩笑？怎麼辦？

「三點差五分鐘，小迪站在銀德道那裡古雅又氣派的花園外，鋼鐵的大門抹得閃閃發亮，看見大門高牆裏的世界，深秋的季節裏給人一抹寒冷，蕭瑟的感覺。小迪猶豫了一下，心氣是住在這兒哪？心算的開朗，愉快和此地完全不配合，她找到了地方？

再看一扇門牌，肯定沒錯，她終於輕輕按下門鈴。

一分鐘左右光亮照人的銅門開了，一個穿白衣的高挑女工人站在那兒。

「請問陳心算小姐是不是住在這兒？」小迪怯生生的問。

特平價二萬八千，

「西區火柴廿五街廿餘年石米屋，每層兩房廳，樓下廚浴具備價五萬式。

「我不困難，我父親是牧師，二十年以前在香港工作，我是在香港出生的，我有香港出世紙，後來也換了身份證，所以不困難！」她說。

「香港人不會說廣東話！」他開玩笑。在她的指點下，汽車停在一幢漂亮的花園洋房外。

「不是我的，是阿嬌和樸大的！」她笑着下好漂亮的屋子！」

「感謝你送我！」

「怎麼謝呢？」他的汽車開走了。

他在開玩笑？怎麼辦？

「三點差五分鐘，小迪站在銀德道那裡古雅又氣派的花園外，鋼鐵的大門抹得閃閃發亮，看見大門高牆裏的世界，深秋的季節裏給人一抹寒冷，蕭瑟的感覺。小迪猶豫了一下，心氣是住在這兒哪？心算的開朗，愉快和此地完全不配合，她找到了地方？

再看一扇門牌，肯定沒錯，她終於輕輕按下門鈴。

一分鐘左右光亮照人的銅門開了，一個穿白衣的高挑女工人站在那兒。

「請問陳心算小姐是不是住在這兒？」小迪怯生生的問。

特平價二萬八千，

「西區火柴廿五街廿餘年石米屋，每層兩房廳，樓下廚浴具備價五萬式。

「我不困難，我父親是牧師，二十年以前在香港工作，我是在香港出生的，我有香港出世紙，後來也換了身份證，所以不困難！」她說。

「香港人不會說廣東話！」他開玩笑。在她的指點下，汽車停在一幢漂亮的花園洋房外。

「不是我的，是阿嬌和樸大的！」她笑着下好漂亮的屋子！」

「感謝你送我！」

「怎麼謝呢？」他的汽車開走了。

他在開玩笑？怎麼辦？

「三點差五分鐘，小迪站在銀德道那裡古雅又氣派的花園外，鋼鐵的大門抹得閃閃發亮，看見大門高牆裏的世界，深秋的季節裏給人一抹寒冷，蕭瑟的感覺。小迪猶豫了一下，心氣是住在這兒哪？心算的開朗，愉快和此地完全不配合，她找到了地方？

再看一扇門牌，肯定沒錯，她終於輕輕按下門鈴。

一分鐘左右光亮照人的銅門開了，一個穿白衣的高挑女工人站在那兒。

「請問陳心算小姐是不是住在這兒？」小迪怯生生的問。

特平價二萬八千，

「西區火柴廿五街廿餘年石米屋，每層兩房廳，樓下廚浴具備價五萬式。

「我不困難，我父親是牧師，二十年以前在香港工作，我是在香港出生的，我有香港出世紙，後來也換了身份證，所以不困難！」她說。

「香港人不會說廣東話！」他開玩笑。在她的指點下，汽車停在一幢漂亮的花園洋房外。

「不是我的，是阿嬌和樸大的！」她笑着下好漂亮的屋子！」

「感謝你送我！」

「怎麼謝呢？」他的汽車開走了。

他在開玩笑？怎麼辦？

「三點差五分鐘，小迪站在銀德道那裡古雅又氣派的花園外，鋼鐵的大門抹得閃閃發亮，看見大門高牆裏的世界，深秋的季節裏給人一抹寒冷，蕭瑟的感覺。小迪猶豫了一下，心氣是住在這兒哪？心算的開朗，愉快和此地完全不配合，她找到了地方？

再看一扇門牌，肯定沒錯，她終於輕輕按下門鈴。

一分鐘左右光亮照人的銅門